

四川美术学院摄影艺术系艺术家工作坊教学实践

刘阳 赵如佳

(四川美术学院, 重庆沙坪坝 400053)

摘要: 摄影教育教学经常要随着科技进步带来的摄影应用, 甚至摄影生态的变化而改革。改进传统的教学模式, 不但需要教学形式和内容的改革, 更需要拓展课堂之外的教学层面, 以社会为对接点, 以实践体验为主体模式, 以多媒介、多学科相融合为原则, 引领学生新的学习模式中独立成长。第二课堂在高校教育中便起到了弥合作用, 相较于第一课堂, 它的形式更加灵活、内容更加多样、覆盖更广, 对于发展学生专业实践能力、培养创新精神、拓展个人技能、拓宽视野和资源等方面具有重要的作用。四川美术学院实验艺术学院的工作坊教学作为第二课堂的教学模式持续已久, 是课堂教学的重要补充, 其中以一线当代艺术家为导师的“名家工作坊”经过多年实践, 成为可探讨的经验。

关键词: 工作坊; 第二课堂; 摄影艺术教育

1. 艺术家与工作坊

苏格拉底说“教育的本质是唤醒”。当代艺术家是时代的把脉者; 摄影是时代的镜像反射。当代摄影艺术家们首先已经具有了个人标签化的语言, 进而将观点有效折射。他们不但有观者还有追随者、模仿者、学习者, 他们可以将创作经历及思考路径转换成教学方法, 进行传授、传播, 亦是完成另一种与世界的对话与表达。

艺术家做工作坊已经不是新鲜事, 诸多艺术学院以及民间机构都有过艺术工作坊项目。艺术家以第一手的成功创作经验和心得进行分享, 以独有的教学方法输出应用。艺术家与学校学科专业之间在互相认可、达成共识的前提下建立合作, 为学校象牙塔生活注入新鲜空气, 为艺术生提供了宝贵的自我提升机会, 也使学生在深度和广度上拓展认知。摄影是艺术创作的一种手段, 对任一个领域的跨界思考和建立认知都会为艺术创作提供新的可能性。例如四川美术学院实验艺术学院摄影艺术系“名家工作坊”项目自2016年起每期邀请一位一线艺术家, 即获得一定国际认可, 在知名美术馆、博物馆举办过个展或参加过重要展览的艺术家。他们的作品能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中国当代艺术中某个领域的高度, 他们以摄影或影像为主要或辅助创作媒介, 他们几乎均为非影像类艺术媒介教育出身。从大学所受教育来看, 2016年邀请的洪磊学的是版画, 2020年邀请的刘勃麟是雕塑出身, 2021年邀请的王庆松本专业是油画……当媒介不再成为限制, 当跨媒介语言成为可能之时, 该如何创作, 如何表达, 如何选择, 则是每个艺术生产者该学习和思考的, 也是每个艺术道路上的行进者面临的東西。所以, 艺术家的选择路径和创作方法是艺术创作的关键词, 也是学生建立自己的创作观之前首先需要了解和学习的。

“工作坊(workshop)”一词最早出现在教育与心理学的研究领域之中。1960年代美国的劳伦斯·哈普林(Lawence Harplin)将“工作坊”概念引用到都市计划之中, 成为可以提供各种不同立场、

族群的人们思考、探讨、相互交流的一种方式, 甚至在争论都市计划或是对社区环境议题讨论时成为一种鼓励参与、创新、以及找出解决对策的手法^[1]。法国著名社会学家布迪厄曾经主编过一本叫《社会学工作坊》的书, 以“工作坊”名之, 探索一种学术研究的工艺, 力求把一个产品(最终结果, 在学术活动中就是研究论文)的生产程序、机制、环节、技术等, 而不仅仅是将产品本身呈现出来, 从创意(idea)到产品(product)之间的各个环节。就像带一个人到工厂的制作现场参观一个产品的制作工艺和流程(从材料选择、构思、模型选择到加工等等), 而不是只到产品陈列室看产品。^[2]高校的工作坊即是在规定的教学时间和要求之外, 进行的补充式或辅助性的短期教学活动, 为学生提供接近第一社会现场或专业引领者的机会, 使学生从专家的实践经验分享和任务的完成中, 获得新的眼界和思路, 掌握实用的创作观念和方法。

2. “名家工作坊”实践探索

四川美术学院实验艺术学院的工作坊教学作为第二课堂的教学模式持续已久, 是课堂教学的重要补充。近年来实验艺术学院摄影系就举办过诸多类型的工作坊, 例如西班牙教授阿方索的蓝晒工作坊、韩国艺术家陆丙根跨媒介工作坊、王兵影像工作坊等。

本文重点介绍的“名家工作坊”系列始于2016年, 每期邀请一位知名的实践型当代艺术家对学生进行专题性短期训练: 优选10-30名学生, 经过一周渐进式的主题训练完成作品创作, 以汇报展形式呈现。具体根据每期不同主讲教师的主题选择和辅导方法而定。一般在工作坊期间还会设置讲座、研讨会、展览等形式。艺术名家们在各自的工作方式及创作经验分享过程中, 带动学生从方案到完成, 中间经过不断交流, 经历从肯定到否定再到肯定的过程, 快速完成作品。这些作品因是短期训练的结果, 在类型上有一定的局限性, 即以短平快的图片摄影、动态影像、行为、现成品为主, 而尽量避开大型装置、纪录片、剧情片之类。

整个项目的进行一般分四个阶段, 以2019年何云昌工作坊为

例,具体如下:

第一阶段:1.筹备工作组 2.拟定当年研究计划:艺术作品方案的制定与实施 3.确认和联系导师。

第二阶段:与导师商讨讲题方向,确定讲座题目为“影像的觉知和特质”、商讨流程、预期效果,整理导师所提供资料。设计筹划,招募学员 10 人。跟进相关文案、设计制作宣传海报、宣传推文;

第三阶段:实施项目,进行为期 5 天的工作坊,包括一次面向全校的讲座;工作坊结束进行汇报展览。

第四阶段:整理总结宣传。操作程序关注参与工作坊的学生后续发展,优秀作品鼓励和推荐相应展评。制作出一份教学案例集。

2024 年,“名家工作坊”又有了新的转向,本届工作坊邀请了北京电影学院的庄宇新教授(编剧、导演)来做了为期一周的剧作工作坊。本次工作坊实现了之前因时间限制不会被考虑的短剧情片作为结课作品。本次工作坊在时间上分两段式完成,庄老师作为专业教师和电影实践者,以既学术又有实用性的教学内容和方法来为美术生教学,从最后的视频作业展看来,工作坊非常具有成效,学生大都以小组方式完成了剧情短片的制作,并且在短片中充分体现了所学剧作知识。本次工作坊授课理论部分大体分为几个部分:务虚与务实的教学理念、剧作的本质是叙事、叙事的普遍性和重要性、元叙事的价值、叙事的结构与节奏、创作实践中的叙事技巧。

3. 艺术家工作坊的经验探讨

(1) 学习规模(人数):

不同于人数上较少受限的理论型工作坊,实践型艺术家工作坊适合小规模学习,便于导师能一对一辅导,有利于讨论和互动的针对性、有效性。尤其涉及到设备和空间的实践型工作坊则更使人数受限。一般以学生报名和老师根据其作品和综合特质反选的方式,确定工作坊学员以 8-20 个为宜。

(2) 跨媒介、跨学科:

摄影应用的多向度,决定了需多元的知识和技术来作为其深度和广度的支撑,而学校的常规课堂教育虽然在培养学生专业技能、艺术修养上有优势,但因课时等限制,在一些方面无法兼顾,更不可能设置太多跨学科的课程。而这些方面以第二课堂工作坊的方式来填补和拓展将是最好的模式。

(3) 与第一课堂的关联性:

第二课与第一课堂的关系可以是紧密的,也可以是毫无关联的。但作为工作坊模式的第二课堂,因其所涉时间较多,对导师或主讲人的要求较高,一般都与第一课堂及教学目标有着关联性。致于“跨”到什么程度,与第一课堂教学有着多紧密的联系,则无需有定论,应依据不同的主讲教师情况和教学目标而定,重在

打破“两个课堂”壁垒。

(4) 集中/浸入式学习:

集中时间学习能使学生有更好的投入度进入工作坊。在川美摄影系每年的工作坊教学中,参与的学生以第一课堂课业比较自由的本科四年级以及研究生构成。尤其摄影系工作坊要求一周结题做出作品展览的情况下,同期课业繁重的低年级学生无法协调时间完成展览。

(5) 时空的灵活性

经本专业经验,三天到一周时间是比较合理的工作坊周期。如果是需要做结题展示的工作坊,以一周为宜。具体的教学时间可根据进程安排做到灵活自由。教学地点也可不局限于教室,可以在任何导师认为合适的空间地点。也可以选择线上线下结合的方式,只要能确保教学效果,时空的灵活性应是工作坊教学的重要特征。

(6) 关于导师

导师的选择依几个原则:1.专家、行业精英、知名学者或者在某一领域有被认可的突出成绩或有相当研究的人。2.三观与学校教育观念不相悖。3.不排除学校教师亦可作为工作坊导师教授课堂教学外的自己卓有成效的研究领域内容。

结语

新时代背景下,工作坊教学补充和拓宽着高校教育教学领域,为学生实践创新能力的培养提供新平台,为学生专业水平的提高创造条件,帮助培养出适应社会需求、有创新精神、有使命感的优质人才。但工作坊应只是一个泛指,不该拘泥于特定模式,应根据需要和资源自行建立标准和范式。

之于高校摄影艺术教育,不可否认它目前有着各种局限,而摄影艺术本身又相较于其他专业更加需要与时俱进,更充满着无限可能。艺术家工作坊在一定程度上便可担冲破局限的角色。成功的艺术家一般具有更广的文化视野,更精准的艺术判断力;他们或多或少地使用摄影,但思维绝不限于摄影。未来,工作坊模式将更广泛地与第一课堂以更加有效的方式配合,甚至二者会融会贯通,更好地实现高质量教育。

参考文献:

[1] 熊洁,魏婷文/图.社区在地实验行动:四川美术学院“社区营造”工作坊教学与实践[J].公共艺术,2020(1):8.DOI:CNKI:SU N:GOYS.0.2020-01-012.

[2] 谭力新,罗乐.创作工作坊的“问题导向”创新教学与反思:以四川美术学院“筑梦”计划展为例[J].当代美术家,2024(1):121-131.